

咫

聞

錄

咫聞錄卷二目次

龍神祠

響馬

蛇毒

賊授徒

劉蕪

陳安張福

辨子

人夢

鄉民趙子壽

治狐

醉封翁

李老人

雷彩霞

葛青天

雷擊蜈蚣

廣信府署

咫聞錄

卷二 目次

二

咫聞錄卷二

慵訥居士著

治垠山人定

龍神祠

雲南大理山多龍洞昆明有士人夏月讀書山
寺一夜月光如霽見老人策杖而至揖與之言
清談娓娓議論風生疑以爲同寓寺中也由是
夕必至談必至三更月餘老人別曰我謫居此
地明日限滿當去我居大理府外平溪異日君

得志經過當有良晤後數年士人以貢生選授
浪穹縣教諭訪之果有平溪至其境卽有童子
來迎曰吾奉主命掃徑以待士曰爾主何人曰
吾主卽昔年山寺中月明談心老人也因隨之
同入深林見有宮殿鬼竅老人已拱候門外迎
揖而入款洽甚殷老人曰前約不虛亦夙緣也
旣到此姑盤桓數日以申曠隔之情重逢舊雨
更覺綢繆每食豐潔異常回辭得歸老人送至

林外呼童子取豆一孟曰僻處山林無物爲敬
聊以將意士人辭不受老人強納諸袖士人輕
視夫一豆隨行隨落至半途舉手摸取視之乃瓜
子金也悔之仍由舊路覓尋但見靈湫深邃潭
水澄鮮上有小廟顏曰龍神祠曰此老或卽是
神也士人撮土爲香伏謁盡禮惆悵而返噫士
人之遇龍神也幸矣當其別時已露謫居之言
則已知非凡人也而偏忽之迨後踐約相遇見

宮殿鬼竅儼然貴冑之家而猶漫不爲意反輕其所贈之物以至大半失去是蓋食苜蓿之命也可不必往尋矣而又反尋之可謂愚亦極矣然此士人以瓜子金而返非謂龍神而返之也不見其廟彼猶出虫焉耳

響馬

響馬者山東路上跨馬帶鈴自作暗號之跡也人多俠氣服甚豪華莫辨其非難識其方圖財

於至秘謀命於無形昔有布客馱木獨行往來
齊魯間已有年矣一日薄暮見少年驅車至面
黃似病同行入店食邀布客共之銀則自出布
客見其慷慨揮霍行則並驅宿則同居數日路
遇四五人相貌魁梧少年認爲同里富室子弟
入京應試者同伴行止調笑喧嘩布客欣得
意以爲此次途中可無弟影歎孤矣又歷數日
復有客六七人雕車肥馬服飾華麗途遇少年

停驂顧問和愉之色形於面布客問少年曰予之姻婭也欲往密雲一帶販棉花耳亦聚爲伴又過數日至半路山中風雨淒其車不能進馬亦難驅同投小店宿焉是夜三更店主見客房中燈火煌煌照透牕窺從隙相窺布客捲帳獨睡於牀諸客圍燭踞坐於地輕聲低耳不知所談何事店主呼曰諸客何不安寢明早辨色可行也諸人答以卽欲睡也旋店主腹疼如廁仍

從牕隙窺之燈已滅矣廁中聞大叫一聲回復
問之寂然無人答應店主以爲客夢中顛倒之
聲也亦不爲意迨雞止啼而天將曙客皆起身
店主查點出客入店內少一日昨宵入客共十
四人今出何十三也必有其故攔而窮追諸客
曰爾老眼昏花也齊足而進齊足而出少之者
誰乎店主不能應卽上車去店主細想昨夜之
異報於捕役逼於地保白於鄉鄰人觀其室並

無蹤迹迴環審視板扉有指頭血印三點店主曰諸客悉是盜也盍執之於是各持械出追盜猶抵拒已傷二人捕役集居民數百聚於巷之隘口同聲齊集團而擒之一無遁逸得其車馬搜其身各有布包啟視則一段血肉檢其行李各攜一團濕灰驚送之官一訊而服僉供少年爲綠林之魁稔知布客負重貲獨自往還約盜先後聚集僻店殺其身解其體以灰醃之不致

血溢分攜其肉藏帶於身擲之靜密坑中以掩其跡初不虞店主之疑而查也官得其情竄諸盜於法埋布客之骨肉而賞其店主焉衛秋橋自晉遠來聞諸老於風塵者轉述此事時予瘡疾復發困頓欲睡秋橋遽去驚歎久之惜此事忘問在於何時在於何地細想盜藪疑在陽穀壽張東阿滕嶧之間故畧而記之以爲東西作客者使之閱此而留心於跋涉焉

蛇毒

曾聞一滇人云有術士精於命學其靈驗一時
喧傳細民黃達業於農求其推測術士曰大運
進絕流年逢煞春間午未日當小心恐遭蛇害
然避亦難免黃達在半信半疑之間一日正在
耘田忽驚鵬上如針刺大喊起而視之乃蛇傷
也倏忽浮腫疼亦難忍急取刈草之刀剗其肉
大如棋子棄之於地血出盈餘而疼止毒亦散

達以爲己應術士之言也雖已過矣易數日復至田間見遺棄之內膨脹如斗用竹刺之暴裂澆水水入眼中疼痛異常倩鄰農挽扶回家初流黑水繼之以血血盡而斃其子閱時憲書正午未日也噫禍患之來既已應之於前不能避之於後莫非命也數有前定非人力所能回也彼術士者可以知幾矣

賊授徒

王阿乙者穿窬之雄也夜則出入富宦之家凡有金銀衣服寶物掠之而起從無人知亦從無破案皆稱爲老師傅後以年老足硬目茫手鈍不能再作此道乃以法授徒往往不能如意中有一徒名阿肥數年不教作一事亦不教以行竊之法忽請於師曰弟子師事有年見師行動畧知一二然未蒙明訓不敢出手今欲出試未識可以發軔否乙曰東巷徐宅室小人稀今夜

同往一試之夜深人靜後師徒至徐牆外先開一竇叫肥以足先入倒腿進去肥曰此何意也乙曰恐有人知可卽出來若以頭進出之不易內人知之出亦不及矣肥如其言而人乙以荆棘塞竇肥於黑暗中摸取牀頭草帽戴之鑽而出乙曰小子有造遂問室有何物肥對以只有雞籠乙曰主人可告知爾置物之處乎肥曰心藏深收不聞不語何以知之乙曰爾至雞籠前

將身上破衣緩緩撕裂如鼠啣物狀肥如其致
徐夫婦在牀聞聲問曰今日沾來棉布放置何
處聽鼠裂布之聲恐爲所傷婦曰無妨布在襖
下肥出告乙乙曰可叫主人取與爾肥又請計
乙曰爾再入室用長繩繫雞足將籠輕輕提開
我隱入門後拔關牽雞而行雞必驚叫徐夫婦
必共起視爾有隙可乘矣肥遂依其言徐宅果
驚曰野狸拖雞夫令婦取火然燈婦曰籠已移

矣雞亦無也夫急出追狸雞去逾遠肥竟席卷
相布匿于牀後俟徐夫妻睡熟仍由竇出乙曰
孺子可教也被挖竇而入予已知之矣然賊徑
甚偉教之不得詳也凡近人房挖竇當以木人
頭進試之恐狠心人俟賊之進而以刀殺之也
又開門而進要放膽大開有響聲可探若家之
或醒或睡既進門仍須關好方可取物蓋恐來
往人見其門之開而喊之也又開其房門須以

椳橫截於外惟恐主人驚醒起追爾可攜賍跑
走主人由門追出椳攬其足必跌俟其起而復
追則已遠遁矣設遇力弱文人一跌喊疼亦不
復追得賍而出必驚醒他家使之知覺緊防免
致他賊再進偷取蓋再進者倘被獲住必至官
追賍彼看失竊情形卽知何方之賊賍非伊得
其肯認刑不招出我乎招之案被伊被矣至於
身邊所帶器具鐵尺之外鐵線三角鑽斷不可

少逢有鎖處摸其鎖門而卽以鐵線鈕成一匙
無有不中三角鑽可以穿門又可以插牆歇足
此乃躲閃之地設在樓上搥牕主人聞聲而起
爾須身向外面兩手反扳樓簷俟其牕檻推開
只可乘其勢而兩足翻身上屋無從可追矣如
欲取人食物將筋數枝用手搓之其聲恍如貓
之食物主人必告之此其道總以心靈妙想不
能一一敎導然總不可姦淫婦女其案不破吁

八
月
金
卷
一
穿窬之道密矣深矣非下愚所能學也孔子曰
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言蓋近之矣

劉蕪

閩中寧洋縣鄉婦劉張氏有姑無翁姑年老多
病婦事之甚謹其夫劉蕪耕種爲家奉母亦孝
婦產子甫及彌月家畜一母雞殺而烹之以爲
資補雞尙未熟婦出溪浣衣夫亦出田芟耔時
鄰居孫姓有婦王氏喜走人家不安於室恒挾

人之隱揚人之短捉影捕風起鄉鄰之口舌指
鹿爲馬嫁奇禍於他人然未陷人於死故天不
加我此時忽至劉室見其庭中有毛鍋內煮雞
因見無人不佇足而適戚家周姓之婦亦不在
家聞知失雞在外尋覓王遂密與言曰爾尋雞
乎適見劉家烹雞不知卽是爾家雞乎盍往觀
之周婦卽入劉室不見婦卽見兒在牀啼開鍋
視之果烹雞周婦疑劉之攘雞否則予之雞錯

入其家順取殺之乃以其兒投之鍋中易雞而
歸此婦浣衣入室尋兒不見開鍋視雞不見而
兒已糜爛矣大哭失聲氣咽而絕姑在牀聞聲
自內房扶杖出視大驚痰湧仆地亦斃其夫自
外至見庭中闐寂無人進竈房母與婦俱死兒
亦潰於鍋中痛一家之俱無傷殘命之何依觸
階而死一時死者四人外人不知也午間天忽
稠雲隊起風雨交加雷電合章俄而晴霽兒劉

家門外有二婦人跪在簷前衣裂見體背上有
朱字一書揆弄是非釀成四命一書殺兒絕嗣
害人滅家衆驚視之卽鄰婦王氏周氏也階前
有一死野狸及未脫毛生雞半隻在焉衆驚問
劉家何無一人出人視其室始揣其情而報之
於官官赴驗見一家四命恐有挾仇謀害之事
雖有雷擊朱書爲憑難以通詳立案研訊四鄰
鄰受苦刑竟無確供一日晚堂帶訊內有一人

聲改女音將前事一一供明其疑乃決官卽以
鬼魂附身之言及雷神所書朱字列之詳內上
綱乃信其事之真而准其立案焉

陳安張福

嶧縣陳安往泰山販油至山下候人一巖行五
十餘步見黃白金銀滿洞起意搬運遂擔油入
內見兩旁各有石臼將油納諸臼內盡裝金銀
利心起而忘油具乃竹編成仔於肩而底脫急

尋水藤葺治牢固又欲肩而出之忽有巨石當
洞其口祇可令一人行走不能使人肩物而出
也陳徘徊躊躇計無所出忽聞石上有聲舉頭
見一藍面人擲寸許諾包取視得白金一塊權
之適符油價又有張福入城探親路經山下往
岔而走見磚路一道平正寬大步穩行速心甚
愛之忽踏一碓磚磚步重磚翻露出元寶一福喜
極挨次啟磚而視俱有元寶路尾有銀牌一面

福脫衣包銀重不能舉仍將銀置於路結草爲
記回喚妻子持筐同運至則尋覓失蹤惟銀牌
尙在視之上有字云翻元寶一逼賞銀牌一面
福同妻子還舍感歎惋惜者累日又廣西武宣
縣城對河石山重重山有一洞屈曲而進內有
元寶百餘車人人思取總不能得或有備牲牢
祭而求銀者銀藏於身卽目冒頭眩難以出洞
擲之卽神清氣爽出洞必有碎銀可檢檢之祇

可當牲禮之值而不能多餘分毫也乾隆五十六年有一土人妄聽人言欲得此銀必以童男女祭之若人有一子年九歲兩目皆瞽有一女年十一歲帶刀騙子女上山至洞口思瞽者不得逃走須先殺女一刀劈去女負痛聲呼震地而瞽者驚翻山下適有人見而獲之送之於官將若人鎖禁醫愈其女官恐將來爲害者不止一人用生鐵數萬觔鑄洞口人不得入今欲

入此洞者必由山頂小洞而下入必一日且黑
暗難行卽進銀處亦難運出由是不復思此
銀矣夫有是銀也必有人得之天地豈有長棄
之寶乎第不知銀出何時得自何人此數已早
定彼蚩蚩者可不必要思此寶矣

辨子

一農人生子家貧甫生而鬻於富厚之無子者
僱乳母以養之迨成人貌極清秀教以讀書文

頗通順其生父愛慕是子欲令還家其子不知
貧者乃是父也享安閒之福久矣焉肯舍錦袍
而就韋布去玉食而飲簞瓢以故鈎挑不動硬
向富者贖之富者曰子乃斷賣難言贖也吾養
此子已廢數千金如我金予子還貧者不能應
因謀於訟師曰例載異姓歸宗子可控之於官
當斷還於汝也可不必以銀贖之作詞以控富
者訢子以親生非由買來官問之不能決問其

子子亦不知身從何來也官思何法以辨其真
偽因命原差將共父子分三處以管之勿令其
親戚探望至五日官又傳差進而諭曰汝於二
老前偽說子有病次日又說病重視二老之情
形密稟於我差領命而往告於二老省者淚下
富者持銀與差使代延醫以治之差稟於官又
諭明日傳知子死再覘其情形密來稟知黎明
差告二老曰爾子於五更死矣貧者痛哭不已

富者口第歎氣差令其壽棺殮之富者曰彼認此子而許訟當令彼收殮而埋葬差又稟官卽坐堂審訊日子之真僞已知之矣命原差一一質之高者俯首無辭斷曰買子延嗣世或有之例載歸宗姓雜亂也是子當以生父之姓爲姓以養父之姓爲名應考赴試念其恩養已久其子仍留養父之家使之侍老以報鞠育之恩俟義父死後方准歸宗將來爲義父持喪期年爲

生父斬衰三年着義父須擇立繼子爲後其家
產分給一半與義子留則與之不留仍與繼子
不准帶回生父之家此判人之最開切者莫如
子若人之賣子也由于貧其愛子之情不能因
已賣而改之彼屬毛離裏者迥不同矣是案也
分三處以管之使之不得通風僞言死而辨其
情辨其情而斷其案是亦精明之官可爲後世
法矣

人蔘

宜良山有廢寺有邱道士募緣創修祖師殿師徒二人同居有年殿前峭石奇巒異草怪木冗雜菲蕘常見兩小兒在山門外遊戲道士時遇之久而漸熟餌以甘果不敢入殿如是數年道士一日攜鮮桃數枚置于香几一小兒在門外窺見遽入殿中道士急抱之至香積厨禡衣用水洗淨至干大鍋內上用木蓋壓以大石使不

走氣令徒架薪煮之戒勿斷火毋啟視我將上
山俟我回來食之其徒思出家人時以行善爲
本今道長如此殘忍諺云惡人往善地尋之卽
斯之謂歟忽聞小兒在鍋內叫號心欲放之又
念道長平日法戒甚嚴不敢違令已而小兒寂
然無聲想已煮熟逾時已久師尙未回恐鍋中
水涸焦枯開視之忽然滿漱一聲小兒躍出而
遁其徒駭然變色卽追無蹤適道士自外來手

握青草一團見其情形泣而歎曰汝悞我矣我
創此寺三十餘年費盡心力原爲此物此非小
兒乃千年人蔘也合藥服之可以長生今我無
福不必作昇仙想矣尙留其衣食之可得上壽
洗兒之水飲之一生無病隨視其衣已失所在
水爲犬所飲道士失望與徒別曰汝護守寺門
我去矣後聞犬生黑毛披拂細潤絕倫入山不
返人以爲仙去云凡人之成仙也必其身具道

骨加以正心修煉乃能成仙是道也既無道骨
又不加靜修之功而徒思食天地至寶之物以
昇仙悞矣悞矣無怪得而復失不如犬之心無
嗜慾而得食此蓼也從知心有嗜慾卽非清淨
其何能得道而妄思昇仙耶

鄉民趙子壽

友人魯竹庵述湖南沅州山中鄉民趙子壽恃
富而驕日肆飲搏不數年將祖遺家業蕩然一

空只餘瘠田二十餘畝十年三收賦役甚重脫
售無人因思族姪有容臃腫多病家股患厚商
同族長有寧勸與售之有容念係一脈相承不
忍視其枵腹而坐強如所勸允售子壽因得價
五百金一日忽聞山頭轟聲如雷石中涌出清
泉一股環繞此田可藉灌溉至秋禾大熟較之
往年則加三四倍由是無呼旱號涸之苦而瘠
壤竟成膏腴矣時同族有安心羨之遂與子壽

言曰爾賣與有容之田前則瘠而價賤今則腴而價昂爾可往有容索增價值否則我借銀與爾收贖轉賣與我愿加數百金商議已定子壽遂如其教向有容欲增其價有容曰此田我本不願接售因族長再三勸說通情買受今我不能加價如有人售還我原貲有安照原數給子壽銀贖回加銀三百兩與之賣之遂當官立契納稅以杜再有翻異時維九月轉瞬春耕忽一

夜雷風大作山頭大石崩塞前出清泉復成瘠
田未幾有安家業漸替與子壽等矣而有容安
富如故古語云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呆子吸
西風卽此之謂與子曰此乃天之助貧者也子
壽只此瘠田一賣而盡無可再有生機矣故決
裂其泉使瘠者改肥則貪者起慾有安殘刻人
也其銀豈易出乎必如是而有安能出其銀子
壽得增其財巧莫如天和子壽平日祇知化銀

而無惡跡矣

治狐

晉汶上縣令諱大春者滿洲名進士也有神君之稱其邑之北門底有貢生盧某一妻一子一女子已娶而女未嫁家小康人少而厦屋渠渠間房隙舍向有狐居習不爲怪一日盧女啟檢衣篋見三寸許長小兒眠于衣上呼嫂視之突來巨猫遂啣而去急追無及從此狐與爲讐矣

倏而憑空叫罵有時糞置食中甚至兒媳穢物
常納翁衣。舉家驚悸。慮翁聞某宅有女狐。稱九
姑者。從不爲害於人。時與婦女隔壁談笑。且喜
代人調和。就事命妻往求之。九姑笑曰。此畜名
叫黑胡同。併無小兒。不過設此以肇覺耳。其雌
者在麒麟臺下。迷人害命。已被雷擊。彼匿在比
干墓裏。賢者寢陵。雷亦矜式。獲免其劫。今復敢
來此作祟耶。且向彼言之。再爲復命。次日九姑

寄口信云事不諧矣此畜占定汝女爲妻以汝
後樓爲巢穴樓中尙要供奉大仙黑胡同之位
日獻雞酒香茶方免其禍盧翁怒曰城隍理一
邑陰事素著靈異我惟有赴城隍廟告彼耳狐
在房上應曰我不憚爾告正要汝告也言罷寂
然無聲是夜三更忽有人大呼曰神道城隍至
矣盧父子出視但見廳上燐火熒熒中至一穿
紅衲者呼盧之名而聽其所罵之辭皆厲狐言

語盧知狐扮爲神以巨石擊之一闕而散盧女
正在室中忽然倒地哀呼莫輟母與嫂急扶起
而視之遍體青紫舉家胆戰心慄守至天曙恰
值縣之傳衆紳士議事盧亦與焉公議畢獨指
盧而問之曰年兄氣色昏迷得無有異事在心
耶盧悉陳顛末公僞怒曰凡人奚可與仙爭拗
且仙以喪子而娶女可謂理正情順惟汝女跌
傷未愈一二日不能成禮奈何汝歸先將上樓

整潔卽安人仙黑胡同之位日獻酒醴以供奉
之俟女傷痊擇期成禮爲是臨別又以日授意
日汝勿憂我非刻舟求劍者盧歸卽遵諭恭敬
位置精潔具獻狐樂不可支公於是夜沐浴齋
戒次早閉門辦案不令人知至晚傳集衆役親
赴西鄉捕盜行至城隍廟降輿入拜取懷中牒
文焚之出諭衆役日出北門去道過盧宅敲門
直進盧迎之入公問曰汝供仙之樓安在盧引

登之公手指狐位怒呵曰妖狐敢在此作祟耶
將牌位取擲樓下命用稽草包似人形而杖之
杖下三十草人忽跳起作欲逃之狀公以手加
額曰仰賴神威執狐至此命衆隸用亂板擊之
不多時草潰而木爛矣焚之有燒毛臭味焉公
復詣廟謝神巨聲請曰還乞神恩於三月內將
狐黨盡行逐去使闔境安堵官民獲占神庥矣
祝畢返署至夜滿城狐狸嗚嗚四起有哭黑胡

同者有罵盧貢生者通無有敢怒及大令者凡
令所涉之處而哭聲頓息三日後寂然無聲九
姑雖不害人究屬狐類諒亦在驅逐之中不知
所往而盧女無恙焉盧貢生頂香詣謝闔縣紳
皆不約而至者無算公笑曰吾非王道士何以
能捉妖不過本之以誠誠則有靈邪不勝正耳
均皆待之以禮而汶上縣治至今無狐猶頌大
令之德也同時鉅野縣令姓尉名柱者聞汶上

逐狐之事心羨慕焉訪知境內距城五十里之
太平集有狐作祟尉公亦齋沐牒於城隍復出
告示遣役齊至彼處張掛役乘月色而往行至
中途足疲憩息于白楊樹下戲罵曰何物妖狐
作祟爲害累他親爹半夜三更奔走數十里樹
上有人答曰官頭休破口有話好好講我輩亦
非不知情理者言罷從樹上擲下一物拾視之
乃紅紙包啟得元絲銀三定役納之歸由是太

平集之狐亦歛跡矣

乾隆年間浙之寧郡有某姓者家有狐妖其媳似病非病形日委頓病者知命不能保將夢中少年纏繞情景一一訴知于夫乃邀壯而有膂力者夜必三四人秉燭坐守狐之來也先有陰風襲之卽倦力士卽起拔劍而舞狐亦畏之一夕坐守者皆餓至火缸取粥而飲啟罐視之粥似宿已三朝面起黃化臭惡難聞而缸中之火

猶紅衆皆喧罵有憑空而碰傷其額者有在牀
臥而翻跌于地者有坐玩易經使狐之不敢近
者誰知對面亦翻書頁不見其人懼擾異常其
翁延道士作法化符時符飛去適燒其鬚而道
士變爲太監矣翁乃控城隍並控於縣時有邑
令錢名維喬字竹初者收其呈而齋戒三日親
詣城隍行香焚牒月餘天師府中行來一文啟
視之卽某家控狐作祟事文內乃城隍牒附有

硃符二道鐵牌符一面錢邑令卽傳某翁來示以文給以符與鍤牌命貼符於前後門埋鍤牌于病婦之房夜卽安寢人亦復元而狐不知何往也咸訝事之奇後翁到江西拜謁天師問之曰此狐勢大非郡邑城隍所能制也故城隍牒之於余又問城隍之文從何來曰府之後園有一池文來則浮水面早晚必往池覘之有文則查是何妖應何法制則發符以治之若查非妖

乃真有病則不發符僅移城隍不移郡邑也

野史氏曰陰陽雖隔其理通陽可以理陰陰

亦可以理陽狐之秉天地之氣而生也本屬陽間之物而其性屬陰故出沒無常變幻不測神之不加以誅也因其尚未蹈殺身之罪耳然爲害於民咨嗟閭巷官應驅之而不識其巢穴自宜牒之城隍併力而驅則狐無所遁匿矣而城隍之所以能隨官而動者亦由官之公正爲懷

是以捷如影響傳日苟有明信齊戒沐浴可以
祀上帝凡事必由於至誠中庸云夫彼之顯誠
之不可揜如此夫

醉封翁

醉封翁年逾六旬性耽于酒恕以待人嚴以教
子有子三人長已肄業庶常次與三同登賢書
公車北上封翁心愈樂而飲愈豪矣時屆麥秋
家止一僕老且病翁親赴山莊收穫焉先時有

一丐者名允兒不知何處人也年約十五六而與翁同姓允兒悉隨致丐之由翁以事試之誠實殷勤喜而留爲驅使日久信用凡置辦衣履以及赴山莊飲食之役皆憑允兒一日者翁與四五鄰翁聚飲于垂楊之下具入醉鄉適有拾麥歸女行過其前翁指一女曰此女大有福相一翁曰此卽某翁令媛尙未議婚翁醉曰我兩家聯姻何如某翁變色曰三位公子俱已婚娶

我門第雖不敵公豈肯以女作公子妾耶封翁
自知失言笑答曰非也我因三子俱將出仕理
家無人允兒是我同宗嗣爲第四子矣某翁曰
公果繼之爲子我卽妻之以女傍一翁曰我執
男斧又一翁曰我作女柯正在吐議間允捧箇
提壺而至衆鼓掌曰新婿來矣速拜岳翁岳翁
云須先定父子名分再言婚媾毋貽後悔令人
議論也衆曰此言是矣衆遂立杜允跪於封翁

前翁曰今而後我繼爾爲四子聘某翁女爲爾妻待爾同親生一般並無屬毛離裏之分允即首謝衆又批允行求媒謝婚禮奉酒而拜拜又奉酒觀者如堵飲至夕陽已晚盡皆倒掛接羅而歸次日向午封翁因酒在牀兩媒至呼曰猶未起也寧以昨日之事猶有變卦故懶於牀耳翁聞聲亟出曰子寧不知我諾如季布乎況偶然遇之卒成大事此天緣也急整衣冠向媒拜

謝擇口備禮行聘而某翁因醉中已與允兒有
翁壻之稱人所共聞遂受聘焉旬餘收獲事畢
允隨翁歸是日翁三子俱自都還翁悉言允事
三子喜曰有弟可代親勞得遂兒等迎養之願
矣友愛如同胞焉次年爲之完娶對年卽生一
子天姿聰敏隨伯父任所讀書科第連登扶搖
直上政蹟文章膾炙人口仕爲名宦沒祠鄉賢
宗族戚友亦無議論犁牛之子騂且角者當其

始也允不過藉此以餬口故矢勤天慎初未嘗
計及終身之託卽侍遊供宴亦不過視爲敘集
者友調笑以樂暮年孰料假以成真賤以子貴
世之論其事者以爲允之誠謹之報吾爲允之
子不貴後必有議醉翁之以賤亂貴議某翁之
以貴適賤者收僕爲子嫁女與僕此人之難能
之事而二翁能之是天之顯貴於允之子者正
所以彰二翁之善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其斯之謂歟

李老人

余聞諸友曰陝西樓觀台相傳卽老子騎青牛
停騎駐足處也山川秀麗觀閣崇重道士往來
不計其數有一道人李老者不言何處人聽其
言語似北方音亦不言年歲時有年九旬者幼
時卽見其身穿大袖布衲頭戴草帽夏暑冬寒
皆赤足而行亦不更衣咸稱爲赤腳李半仙其

所談多明末 國初時事凡天下之名山勝跡
各省之要隘巖區以及五方之民情土俗歷歷
指陳纖悉無遺問之如親履焉時或來省必寓
於紅布街武帝廟夜無牀被惟有磚槽上打坐
而已日遊街市有向人討而食者有因人讓而
食者亦有人讓而不食者或數日不食或一食
而兼數人之餐舖中見其異向占一口之子母
時多應驗與之以錢則納諸中不與亦不懷索

酬省垣之官紳士庶亦多往還交無貴賤不解
禮儀侃侃而談語多奇合問以休咎則不管或
亦有時自言之偶爾以財自娛而旋即散去不
稍靳焉其行徑奇特不可勝言僅述目覩五事
以誌其異

一陝省西門外有太白行宮規模極爲宏闊照
壁在大街正中致道路窄隘兩車相遇不能讓
轍而行街道梗塞民怨咨嗟且間有覆車傷人

之事老人陳于當道願自募鳩工移照壁於街
北時有競言風水者阻之老人亟請曰大人以
愛民爲心幸無以術士之妄言而息便民之美
舉縱有不利道士願當其咎當道憐其誠而允
其請自閏工後一夜所修捷於日間百倍不日
而工竣矣人皆不解其故或謂老人乃公輸子
之流亞歟至今往來此街者車聲粼粼莫不誦
老人之德也

一幕府某翁年將六旬患兩脇飽脹四肢羸弱之症百醫無功聞半仙名延之醫坐於坑悉陳病狀老人曰我不知醫聞之古人云氣愈行而愈暢力愈用而二增翁之病由於氣不行與力不用耳因將一大指豎宜於坑棹上全體空懸離榻數寸而盤膝如故曰若能如此病自愈矣某翁驚曰憊甚矣焉能爲之老人曰尙有易者遂立身庭中謂之曰汝見戲臺上裝霸王乎始

出場時以左手扯右袍袖而右手盡力一揮右足盡力一踢復以右手扯袍袖亦如之早晚行之勿懈久則氣暢而力增矣翁如其教初則勉強而行似覺力乏繼則不知不覺後竟壯健如少年心感之願執弟子之禮

一候補某由議敘分發關中者上無門第之交下鮮孔方之助移居陋巷而聞見多疎典盡衣篋而饗殮無措四處張羅一無布置情急倉皇

老人偶遇於街頭審視良久踵至其寓問其姓名官職及現歷境況爲之別尋公館博置衣裳僕從車馬食用器具無不周備又爲之延譽營謀無路不通有求必遂且賢能之譽普編西安微老人之力不至此而老人者始則無日不至繼而數日一來久之絕跡某數謁之而終不遇若逆知而預避者及人問之老人曰我欠前生債今還矣某又何必再欠我債耶請煩寄語請

其公自爲努力功名自圖進取爲善

一江蘇某公道經長安遇老人笑言問答情如
舊雨一目老人忽謂公曰子氣色不佳急宜歸
去且須兼程而返尙可無悞耳臨別又贈一囊
曰約計行至江北應遇親人囊可開看公果於
廣陵見次子始知太夫人大病啟囊視之醫者
姓名住址俱載囊中一面遣子迎醫一面駕輕
而返太夫人已昏迷數次矣公寸心如呼天

愴地幸而子偕醫來衆視之卽舉城所稱催命
鬼者男婦均以爲不可公深信老人之言命醫
之藥三進而太夫人兩目張矣熟視公曰覓果
來也我在昏迷之中見一赤足大仙謂我曰汝
子孝且賢增汝壽一紀可歸爾我病愈矣公感
激涕零望西跪拜而謝

一公子某才木中人而性喜談道與老人頗親
近焉一日者老人請至齋曰一人在此用功置

一書於案頭公子覽之至云但得此心無障礙
何須世外覓蓬萊之句老人曰但得此二語足
矣遂納書於袖令僮移榻於天井東牆下公子
曰今日夏至天氣炎歊稍遲日光移照奈何老
人曰我正惟恐天氣不熱日不照耳面西盤膝
而坐自辰至酉依然垂目撫其首如冰之冷搖
其身如巨樹生根忽下榻曰我去矣兩厭物又
將來也公子正挽留之果有二友皆老人素所

厭惡者扯公子手而行將出門日明日絕早汝
到我廟中一敘何如公子曰我非父命不敢出
署也次日竟不獲往命司閻者覆之老人曰此
定數也有緣再會可耳此夜坐化于石洞之中
公子聞之惋惜數日四方得信而至者以萬計
當道亦過而奠醊且大興功德焉後數年有差
官自蜀回者據云在棧道過老人見面貌衣冠
依然如舊惟行走甚速追之不及未得與言亦

不知然乎否也

雷彩霞

昔年緬甸有事大帥督師征勦有州牧劉公北
直人也專辦糧台攜僕雷彩霞者年未二十貌
如張子房而勇如顏考叔人多以木蘭呼之一
日者大帥命其子沿途督催軍糧令劉公隨往
彩霞手執勁弓腰插強矢乘駿馬以從行至荒
山霞縱馬先登遙見裸賊數十騎擁塵突至飛

矢拂霞霞揮袖矢落賊又發一矢霞隨手接之
卽其矢迅挽弓而發中項仆地騎駭反奔又抽
箠矢再發斃一騎餘皆遁官軍見者無不驚異
軍楛行李得安抵營公子覩其勇而愛其美重
賞以獎勵之多方以招致之霞曰下走賤質竟
爲公子憐然改事他人使舊主零落沙場心何
忍焉若能代主敘功而加以秩使得回任供職
我願留此不返公子喜過望遂照霞所敘敘劉

功而告於父大帥列奏薦劉晉銜返署公子詠
詩一首以招霞其詩云木蘭是女無人識子是
男兒螺袋勻我受一言安爾主也應踐約續前
因霞覽之忽易短服掣佩刀直入公子營責曰
爾乃將門之子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萑苻縮頭
戰慄賴我奮衛險途迄於安吉所以爲公子者
至矣胡乃恣行不義思欲玷污清白吾豈張好
奸龍陽君之流與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

有追我者我卽斷其頭如山中裸矣兩旁觀者如堵無有一人敢與之撻者公子心驚胆落惟有鞠躬導罪息其盛怒而已霞至營門已有青衣數輩控馬以待遂馳出營向衆告別而去公子戒軍士曰此事無使大帥知也後復遣赴劉處詢之亦未見其返而竟不知所終此真奇士也今之爲賤役者惟恐無見愛之人得其愛卽忘其身或藉此以成功名或恃寵而驕於世或

圖財以輝其身今霞之守節不阿不顧華胄之
子不憚鈇鉞之加衛主以成名操刀以示義舒
氣隱身莫蹤其跡是與崑崙之盜紅綃使郭令
公默而不言者同焉

葛清天

蘇州長洲邑宰葛建楚山東濮州孝廉也鞠案
出奇辨事如神一日有老婦紡織養生筐盛錢
一千二百枚進城構棉行至半途如廁遺溺將

筐寘于廁門適有強人過攫之而去老婦大戚
急追不及老婦哭曰吾家之所仰賴者惟此微
貲今爲攫去是絕我命也乃奔至縣堂擊鼓葛
公問悉前情曰不必飭捕可于廁上條石訊得
其情也卽差役帶婦領指廁石命扛至署一堂
闕然大笑而差以官命不得不扛石而歸稟之
于官懸脾示審牌內大書某日訊某廁條石以
致闔郡喧傳爲異至日民之來觀者自頭門以

至大堂擁擠無餘葛公乃坐大堂命差繫閉大
門諭衆民曰此間非游牧之區爾等應安居守
業奚可無故進衙本欲扑作教刑念爾等無知
愚民各罰錢一枚以放之民以所罰甚微樂從
其罰各投一錢而去拾其錢竟有七八千之多
賞與老婦以完其案葛公曰爾等笑我審石之
痴子不見是婦乃貧老之婦也若俟緝獲追給
不知在于何日老婦命難保矣不審石焉得如

許人來今吾于稠人之中取茲蠅利以助老婦
所謂衆擎易舉而老婦又以一失而得七八倍
之利豈不佳乎然得其錢者不追則強橫之風
益熾當另飭差認真躡緝戈獲追究可也又有
米行失一柳斗見對門雜貨舖內柳斗相若逕
往攜回致相爭毆控之于官葛公訊曰柳斗所
值幾何並無記號或屬彼行或屬此舖均可使
得今以一柳斗而至結訟是罪在柳斗不在于

民也卽抽簽將柳斗杖責二十板衆皆駭然杖
畢葛公出位詣杖地視有芝蔴問曰兩家誰賣
芝蔴雜貨舖曰小人舖內賣之米行人失色磕
頭求恕葛公曰冒認他物本有應得之咎念係
經紀小民姑從寬宥由是民皆呼爲葛青天亦
不敢以猜疑之事控案數月後真成臥治矣夫
國家之設官也原以拯民故事必分緩急緩則
可求其寔急則先治其表乃能拯民于水火之

中且事必有理亦必有情得其理則情乃出得其情則理乃見故善于聽訟者能于案中而推其實則推之不能則旁敲側擊以引之此可爲善于聽斷也若葛公者其庶幾乎蓋亦由其心之靈而生其巧耳此二事可以開執政者之智識亦可杜萬民之狡詐故識之

雷擊蜈蚣

嘉慶壬戌秋祭愍忠寺其陪祭漢大臣劉名墉

號石菴彭名元瑞號雲楣紀名昀號曉嵐三人
先至寺候主祭王大臣及陪祭滿大臣到而開
祭未幾墨雲蔽天轟雷震地駭電繞棟傾雨盈
階曉嵐曰吾二人中寧有一人應際雷劫乎此
時大雨阻道憶車難行王大臣自亦有待余腹
已枵矣家居最近者雲楣先生耳當命价過宅
令烹羹作餐以饗朝食可也禹楣曰吾心亦作
如是想也三人脫帽露頂退居寔室候食至而

飲忽見曉嵐珊瑚頂上有寸許蜈蚣一條倚頂
不動呼僕驅之僕持冠至簷指彈而去雷卽擊
來各俱驚立僕隨仆地而蜈蚣忽變身長五尺
有奇寬二寸許矣雷聲卽止雨氣立收紅日當
天逾時僕乃甦而蜈蚣死矣吁蜈之爲怪也久
矣其化小而依于一品之頂者欲避劫也第劫
不可逃仍然擊斃縱知官至六卿乃天降之宿
非偶焉而生也

廣信府署

廣信府署所稱三大王者蛇也大與二相傳謂
已化龍而去其三者猶潛于署不常見見則官
必升擢人必發財署之東西角門封閉不開開
有奇異以爲兩門乃蛇眼也署後有小廟卽供
三大王之位朔望行香歲時薦牲牲之外多陳
雞卵卵爲蛇所喜也前有太守不信舊語閉中
門而開角門地卽震動屋搖牆傾乃循其舊而

復閉之後有京選新任顧太守先遣家奴至廣
葺署整衙宿于門房夜聞響聲不絕如殿中打
靜鞭者次早問于役曰此三大王也告以故遂
沾香燭楮錠焚而跪禱次晚寂然無聲迨官抵
任奴亦稟知顧詣行香祝曰芘蔭郡署全在大
王今聞王之名願見王之形乞賜一見以開鄙
眼命卽備雞卵三百分作三盤供于神前信香
明燭晝夜不絕守至五更人皆倦臥官乃晨起

至廟而觀卵已盡矣回步出廟見一蛇身大如
斗過身鱗甲從樹林迴繞而上聽林杪之聲見
木葉之落恍如急雨欲來大風先至令人站立
不穩顧卽驚仆家奴扶之而歸薑湯灌之而蘇
旋卽丁憂顧曰人言之誕也吾望升官而求見
令見而喪親是怪雖不害人究爲不祥之物後
顧服闋升至廣西廉使而止蓋是蛇之得見亦
由顧之爵位不小耳他官之無心而見者蛇已

知其升期將至今顧之見乃應其求而露形當時固難以此而卽決吉祥之兆矣